

張存武著

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803233

張存武著

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 一冊

基本定價四元四角正

著者 張存武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發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吳瑞華 陳淑英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三十年前，在已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光濤先生的指引下，走上了研究中韓關係史之途。爾來歲月中，雖曾被其他研究主題所吸引，然中韓關係史研究仍佔了我較多時間。除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的「清韓宗藩貿易：一六三七—一八九四」專書外，也陸續發表了些論文。現在選出屬於滿清與朝鮮關係者九篇，大略分爲軍事政治、邊務、文化三類，由中國的老牌書局——商務印書館刊出，期能引起更多的人正視中韓關係。

第一篇是臺大教授陳捷先兄主編「故宮季刊」時，分刊於該刊第四卷第一、二期的，所述爲清太宗改國號爲清，建元崇德，至世祖順治元年清兵入關間八年的清韓關係。自中可以看到滿清鐵騎踐踏北朝鮮，該國被迫背明服清後，出兵出糧，從征明清爭鬥的遼西戰場，及其世子隨清軍入北京後與天主教士湯若望往來的情形，可以看到中國分裂時對朝鮮半島的影響。第二篇原爲英文稿，乃出席一九七一年一月在澳洲坎培拉(Canberra)舉行的第二十八屆東方學者會議(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時宣讀的論文，題目爲「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1637—1881」。會後「食貨月刊」少主，時任職中研院史語所的陶晉生兄要我用中文寫出，發表於該刊一卷四期，而英文稿反因其內容已用中文發表，且煩於依韓語拼寫韓人著作名稱，未再理

會，至今沉埋於未刊雜稿中。該文是因其時外國學者將中韓宗藩（或曰朝貢、封貢）關係說成純屬禮儀形式，無具體權力意義而發。文章指出，形式代表實質，平等國家間決不會有君臣上下，貢奉賜予等禮儀形式，並且在軍事調動、司法處理方面，中韓明顯的處於上下主從地位。第三、四、五、六、八篇原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二期、第三期下冊，及第八期。第七篇取自「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下冊，而末篇則為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所刊「中韓關係史研討會論文集」中之一文。「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顯示出該國對清關係的內幕、手法，以及因此而導致的貿易關係。第四篇研討日本及西方諸國勢力進入朝鮮後，中國所採的因應措施，及其得失。

邊務類下的五、六、七三篇文章乃中韓界務問題研究。自光緒初年韓人興起圖們江北畔土地屬韓之說，且說那是清聖祖派穆克登定界時賞賜給該國的。此議導致了光緒十一、十三年兩次共同勘界，然無結果，日本領韓後先欲強橫佔領，終於宣統元年與中國簽訂界約，承認圖們江北為中國領土。這就是清末民初的延吉問題，韓日人謂之「間島」問題。韓人復國後，無論南北，一直有一部分不讀史書的人在高唱「間島領有」。這三篇文章，徹底探討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白山定界的經過。根據朝鮮史料，穆克登誤將圖們江源，也就是鴨綠、圖們間兩國邊界置於白山天池之南，且朝鮮出乎意外的多得了大片土地，然而兩國以圖們江為界水則皎如日月。文章也考證了穆克登以圖們江之何源為界水，雖尚未十分確定，然大致與中日界約所定相差無幾。筆者也探討了清代鴨綠江方面的界務問題。發現朝鮮同樣有越界北拓的企圖。文章對韓國自新羅以來北向拓展歷史作了簡要圖說。第八篇使我們瞭解，朝鮮藉到北京朝貢之便，將明末清初傳入中土的西方歷算學及天主教引入了該國，且少數先覺學者鑑於中國社會平等，經濟發達，而呼籲其政

府仿照中國從事改革。遺憾的是未能將該國引入考證金石學之歷史加以研討。不過讀者可於日本藤塚鄰著的「清代文化的東傳」一書中見之。日本亡韓時韓已脫離中國，然清政府官員、保皇黨、革命黨人士對韓國之亡莫不關切傷嘆。事實上其時已有大批三韓復國志士寄跡中土。中國人在強倭壓迫下，仍直接間接幫助韓人。

本書對原刊作了下列改動。(一)第一篇文章原分刊於故宮季刊第四卷第一、二期，註腳成爲兩個單元。此處統而爲一。(二)清韓封貢關係之制度性分析一文，編者加了「前言、法權與政治」等內容分類標題。(三)插了幅「丙子胡亂圖」於第十六頁，合流水、紅石水示位圖於二〇六頁。(四)改補了原刊錯漏字；因打字版面難動，刪了若干不重要的字。

商務印書館朱建民先生認爲，本書既名「清代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則各篇名中的「清」宜酌改爲「中」。筆者原也以爲然，經翻檢後後發覺也有不必改的理由，朱先生欣然同意仍舊。筆者對商務印書館願承印本書，及朱先生尊重作者意見的氣度，特致謝忱。對於以往直接間接協助我撰寫該等論文的中韓友人，允許我將論文彙刊於此的故宮季刊、食貨月刊、中研院近史所等，也趁此機會一併申謝，尤其感懷我的啓蒙師李光濤先生。葉泉宏先生自請代製索引，並再校出不少錯誤，甚屬感人。

一切的建樹都是點滴積聚而成。希望這幾篇文章也算得上是構成中韓關係史學的一粒細沙。

張存武序於臺灣臺北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五日

目錄

軍事政治

一、清韓關係：一六三六—一六四四	一
前言	一
回顧過去	三
不承認主義——拒上尊號	六
丙丁戰和	一七
和平開始的一年	二六
徵調陸軍	三三
海上沉糧	四〇
松錦戰場上的朝鮮人	四四
質子永歸	五四
徵引文獻目錄	六〇
二、清韓封貢關係之制度性分析	七二

前言·····	七二
法權與政治·····	七三
司法·····	七五
軍事與涉外關係·····	七六
權力、義務的限度·····	七八
小結·····	八〇
三、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	八六
前言·····	八六
公用銀的籌措·····	八八
公用銀的支出·····	一一〇
結 論·····	一三〇
四、清季中韓關係之變通·····	一四七
前言·····	一四七
變通的倡議·····	一四九
開海禁、駐商委：中韓商民水路通商章程的訂定·····	一五四
奉天的反應及中韓陸路貿易的改革·····	一五九
新章的實施與修訂·····	一六六

結 論.....	一七〇
----------	-----

邊 務

五、清代中韓邊務問題探源.....	一七八
前 言.....	一七八
清季中韓邊務交涉及其問題.....	一七九
(一)邊務交涉之緣起.....	一七九
(二)乙酉勘界.....	一八二
(三)丁亥勘界.....	一八六
穆克登定界研究.....	一八八
(一)清聖祖對中韓邊區之重視.....	一八八
(二)李萬枝事件與穆克登查邊.....	一九〇
(三)穆克登白山定界.....	一九五
中韓邊界問題之基本原因.....	二〇二
(一)穆克登定界研判.....	二〇二
(二)穆克登之失地及其原因.....	二一七
(三)韓國的北拓傳統.....	二二二

結 論·····	二二七
附錄一 金庠基氏藏茂山地圖考·····	二二八
附錄二 茂山長坡地圖考·····	二二九
六、清韓陸防政策及其實施——清季中韓界務糾紛的再解釋·····	二四七
前 言·····	二四七
朝鮮半島防禦工事的禁制及其解除·····	二四七
朝鮮的甌脫政策·····	二五二
東邊外軍事設施的禁止·····	二五五
統巡會哨及片面甌脫之終局·····	二六〇
結 論 字小政策與界務糾紛·····	二六四
徵引文獻目錄·····	二六六
七、穆克登所定的中韓國界·····	二七五
前 言·····	二七五
界水的考證·····	二七七
論穆克登的查邊定界·····	二八三
「間島」說的形成·····	二八六
結 論·····	二九五

附錄：查邊定界故實補遺·····	二九六
------------------	-----

文 化

八、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	三〇四
前言·····	三〇四
清韓交通·····	三〇五
清用西曆對朝鮮之影響·····	三二六
周文謨神父與韓國天主教會之發展·····	三四一
學習中國與內政改革之呼聲·····	三五一
結論·····	三六二
徵引文獻目錄·····	三六四
九、中國對於日本亡韓的反應·····	三八二
前言·····	三八二
政府官員的意見·····	三八五
革命黨對伊藤博文被刺的反應·····	三九〇
立憲派鉅子梁啟超對韓亡的分析·····	三九六
結論·····	四〇二

一、清韓關係：一六三六——一六四四

前言

在中國與列國的關係史中，中韓關係可說是源遠流長，最豐富的一域。公元前一千餘年有箕氏朝鮮的建立，第三世紀燕將秦開的部隊開抵清川江畔，再過百年漢武帝便在半島北部設立四郡，其中樂浪一郡直到南北朝時代始終由中國人統治。隋唐兩朝是中國與北朝鮮政權大衝突的時期，也是韓國民族國家形成，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的時代。王氏高麗和元朝之間，戰爭打得很兇，和親也進行得很積極。李氏朝鮮與中國明清兩朝關係更為密切，曾先後兩次聯合抗日；加以朝鮮文教昌明，朝野勤於紀錄，故為中韓關係資料最豐富的時代，不但俾益兩國關係的研究，且對中國歷史有莫大的補正功能。

中韓關係史上，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例如兩國關係是怎樣開始的？當然人們會從東夷系民族及箕氏朝鮮着手研究，而作者則對於戰國時代中國勢力的東進頗感興趣，願意加以推測。

那完全是戰略地理的關係。從商朝的高宗時代開始，對中國的侵略者主要來自蒙古高原。那裡以色列格河流域為中心，右翼經科布多盆地、準噶爾盆地到中亚，左翼經克魯倫河到嫩江流域。南侵中原的路線是西面由翁金河以入陝甘，東則由熱河丘陵地區下燕代。這是歷代北人南下牧馬，及中原肅清沙漠的路線

。所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如果要侵入燕山之南，必先入據西拉木倫河、大凌河，及灤河上流之地。而中原的防務，也以佔領這三區爲急務，尤其是大凌河流域。戰國時代直當東胡者爲燕國，燕昭王用秦開逐東胡，由今之古北口一帶越燕山山脈，入灤河上游，再東進大凌河流域（註一）。當他們到達大凌河下游時，舉目一望，肥沃的遼河平原展現眼前。這是精於農業的華夏民族最喜歡的地方。於是越遼河，建立起他們的前進基地——遼東郡。一直到明代爲止，這裏是監視和控制東蒙古的堅強據點。軍事上的安全感是無止境的。是時他們感覺到遼陽背面的防務必須顧到，於是他們越過了數百公尺高的千山山脈，到達鴨綠江流域、清川江流域。我們現在自然會將鴨綠江看成一條界線，可是歷史上沒有劃江而治這回事。在明代以前，鴨綠江是北朝鮮和遼河以東的中心。這裏是興王之地，高句麗就是以此爲都，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歷史上的南北界限，不是鴨綠江，也不是現在的北緯三十八度半，而是三十九度，正確的說，從長山串到永興灣

對古代的中國人而言，漠北、西域、和西藏等地方都是那麼遙遠，多麼和自己不同！朝鮮半島則不然，血緣相近，文化相同。但是當蒙古、西域、西藏一塊塊鑲嵌到「中原」上時，朝鮮半島卻脫離中國，而成了一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也是需要解釋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李唐帝國在半島上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化了億萬錢財，將高句麗、百濟平了，然自己沒有享受到勝利的成果，卻替南部的新羅人作了統一的先驅鋪路工作。靠近中國的高麗百濟雖然也吸收中國文化，但並不積極，而這個僻在南方的新羅卻成了唐化的執行人和進出口商。三韓民族的性格及成分，的確值得分析。

研究中韓關係會使我們認識近代以前的東方國際關係和國際法。今天東方各國都採用了西方的國際外交方式，但在以前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那就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封貢外交。而中韓關係恰恰是這種外交的典型，尤其是明清兩代爲然。

可是本文並未對上述各點有所貢獻，而只敘述了從清太宗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到世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短短八年間清國與朝鮮的關係。全文共分八節，依次說明兩國以前的關係，丙子之役的成因及經過，戰後朝鮮對明清戰爭的影響，明朝亡後，朝鮮世子隨清軍入關，憑弔那戰後北京的情形。

回顧過去

朝鮮與女真人的關係自明朝初年便很密切，但與努爾哈赤所領導的部族正式有往來，是明神宗萬曆二十年的事。那年日本侵朝鮮，數月間攻陷八道，朝鮮國王逃到義州向中國請援。這時努爾哈赤已統一建州，收服鴨綠江諸部，有步騎精兵七八萬人，聞日本進寇事，便通知朝鮮政府，願發兵救援。朝鮮慮招後患，請明朝諭止（註二）。朝鮮的拒絕實是努爾哈赤的幸運。衡以明日戰況的激烈，如果他真的東下，縱不被日軍消滅，必受重創。是時明朝和日本正從事決鬪，無暇他顧，他便乘機發展，於萬曆二十一年打敗呼倫蒙古等九部聯軍，滅長白山部。這壯大了的建州女真首領沒有遲疑，馬上表現他的力量，於二十三年派部將到朝鮮的滿浦鎮呈遞文書，要求通好（註三），這對朝鮮是一種警號。因爲建州女真以前對朝鮮也頗爲畏敬，而今竟然要求通好。當時朝鮮正處對日戰爭中，不願北方多事，便派主簿申忠一到建州作非正式的

交聘。申氏此行，不僅使朝鮮對建州衛有更清楚的認識，其詳實的聞見報告至今仍爲寶貴的歷史文獻。光海君當國時期，建州繼續發展，滅輝發烏拉之後，建八旗制度，號後金汗國，建元天命，公開與明朝對敵。萬曆四十六年明朝徵兵朝鮮伐後金。光海君初無積極表示，後以大臣主張，派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金景瑞率一萬三千兵援明。臨行光海君密旨：「觀形勢，定背向。」及明兵戰敗，宏立即派人通敵，陳說出兵乃不得已之舉，並率衆投降。金國留其將遣其兵。其後宏立返國，立主與後金建立邦交關係。金兵敗楊鎬大軍後，下遼瀋，進迫河西。朝鮮與金國強弱之勢大變。天啓二年毛文龍據皮島爲東江鎮，圖恢復遼東。朝鮮對金明的外交益形艱難。綜觀光海君的對金政策，除嚴備國境防禦外，頗能及時把握明金雙方的正確動態，巧妙的保持觀望態度，採取不背明、不怒金的兩面外交政策。故能免於金人的侵略，即戊午援明一事，當時也頗得金人的諒解（註四）。

天啓二年光海君姪李倬廢其君自立，是爲仁祖。數年之後努爾哈赤死，子皇太極即汗位，改元天聰。兩國領導人物的更替，及數年來時勢的發展，使得後金和朝鮮走上了戰爭。這就是天聰元年正月發生的第一次朝鮮之役。該年天運丁卯，所以朝鮮人叫作丁卯胡亂。戰爭的原因很多，在後金方面有四：太宗一向主張對朝鮮積極侵略，所以即位伊始，便發動戰爭；遼西方面袁崇煥以佛狼機砲固守寧錦，清太祖失敗於此，太宗也不敢輕試，所以乘機蹈瑕，擇弱而攻；春荒嚴重，征朝鮮所以掠奪物資，以濟凶年；朝鮮降人韓潤教唆，以復私仇。來自朝鮮方面的主要因素是毛文龍在遼東沿海及北朝鮮大事活動，威脅到後金的安全；而這種活動是獲得了新登王位，急於得到冊封的仁祖之徹底支持。（註五）。戰爭的結果，朝鮮敗北，仁祖逃往江華島避難，會金人也不欲戰爭擴大，乃締結江華條約，兩國約爲兄弟，各守封疆，互不侵犯。

，歲貢、互市，並禁止朝鮮整建國防等，然後金兵撤退。和平恢復後，兩國便按約交往，然對於遣俘交涉、歲幣互市等，無一順利執行。金人因窮貪且強，朝鮮也每事想簡化，所以關係齟齬。天聰四年春金國二貝勒阿敏等棄永平遵化等四城，狼狽敗回。朝鮮聞明人勝利，大事慶賀，且對金國生輕視之心，減其餽禮。金人大怒，扣留使臣，致書詰責。朝鮮補禮了事。同年，皮島因參將劉興治反叛，島中大亂，滿州蒙人逃出，欲假道朝鮮往投金國，然爲朝鮮截殺不得登陸。瀋陽聞島亂，派兵萬餘，向朝鮮借糧借船，圖攻該島，而爲朝鮮拒絕。金人目的不達，愈怒朝鮮。七年金人要朝鮮增加歲幣，待金使如待明使，因朝鮮不依，幾致動兵。是年孔有德、耿仲明等率船泊獐子島降清時爲朝鮮與明軍聯合截擊。金兵接應乏糧，復向朝鮮借貸，該國以孔耿乃天朝叛將，再度拒絕。其他越境採參、逃俘及向化之捕送等事，也引起嚴重的交涉。這年兩國關係劍拔弩張，後金一度欲再行東征，後以先其所急——征明及察哈爾——而罷。然金鮮兩國之不免一戰的形勢已經成了定局了（註六）。

當國際政治處在無政府狀態的時代，所謂邦交祇是利害和勢力的表現活動。國際間強凌弱，衆暴寡，沒有和平，更無所謂正義。明末的東北亞正是如此。這時維持國際秩序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控制力，中國、蒙古、後金、朝鮮等，正以力相競。自天聰元年以來的金鮮交涉，朝鮮似乎還很強硬。其實不然，每一次交涉爭論，最後總是該國讓步。這並非因爲朝鮮是禮義之邦，乃是由於彼此的國勢正分向強弱兩方分頭演進，而朝鮮是走向衰弱。這個新經兩次外患的王國，沒有一點振奮中興的氣象。領導階層依然在鬧黨爭，這是斷喪元氣的有力因素；他們競尚奢侈，居處衣食喪葬浪費得可怕，政治上貪污成風，不求效率；人民負擔，除正稅之外種種貢獻數倍賦稅，官吏復藉機苛斂中飽；國家以大量金錢養馬，而不歸軍士，只留賞

貴族；軍政尤壞，「爲閫帥邊將者，各以諸色軍兵除防微布，故雖富民一隸其役，則傾資破產，繼之以逃，侵及鄰族，一村爲墟。至於各官束伍則編籍農民，自備衣糧，兼供雜役，不能自保，雖有百萬，何賴於急緩。」（註七）所謂束伍就是私賤（奴），該國「私賤天下萬國之所無，號牌之時，定軍役者纔十五萬，而私賤多至四十餘萬。」（註八）朝鮮的封建階級制度猶盛，但是貴族們並不當兵，兵役全落在貧窮的平民身上。他們當然不會爲保衛貴族的利益而拚死命，所以朝鮮軍隊無戰鬪力。朝鮮君臣對國防無信心，軍事部署只重江華島，除逃難而外似乎沒有保衛國家的意志。他們所尙者只「義理」二字，然而歷史上不義之國常強，義之國又常弱！反觀後金汗國，在天聰年間從一個部落社會向官僚政府、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急遽邁進。在這演變中，太宗以漢人蒙人的力量平衡八家世族，所以他厚待漢蒙人民，解放奴隸。在八家中，他始而聯岳託鬪爭阿敏、莽古爾泰。二人失敗後，再整肅岳託。他設八旗大臣以奪貝勒之權，設六部二院以綜國政，置八旗於次級。設科取士，行人才政治；獎勵農業，增加生產；在軍事上，他製造紅衣礮，壓制明軍火力；取旅順，收孔耿而奠定了海軍基礎，敗察哈爾而有內蒙全區。這是個新興的國家，朝氣蓬勃。

金鮮兩國的實力氣象如此懸殊，邦交關係那樣惡劣，又處在一個無國際政府秩序的時代，其將再度走上戰爭，朝鮮陷入更深的痛苦，已是不待智者而明的了。

不承認主義——拒上尊號